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一〇回 逃廬外虎狼相逼 寄賢母殘毒交加

老嫗早起不見七竅夫婦，手持竹杖尋來。見得二人尚然呆立不動，大聲罵曰：「爾夫婦生平好惰，徒享安逸之福。一為老身驅使，爾即願死，以逃懶命。昨夜持索來此，諒已縊斃矣，為何尚在樹下對立如是耶？爾如不死，待吾將爾擊斃。」言已，手持竹杖，極力亂打。七竅夫婦知無人救，只得雙雙跪地，泣而求曰：「祈母饒兒命二條，兒身世把恩叨；願將軀報高深德，賢淑芳名萬古標。」老嫗曰：「爾欲吾饒，卻也容易。從此驅使惟命，不怠不惰，吾即恕之。如其故轍乃循，吾必束爾二人，沉諸潭水。」七竅夫婦同聲應曰：「二次再違母命，以及願死等情，任母如何，心甘不怨。」老嫗曰：「爾毋徒誑一時，轉眼又變心志也。」七竅夫婦曰：「誓不敢矣。」老嫗曰：「爾既知悔，速歸烹粟，與吾食之。吾為兒媳，真真抱氣不少！」七竅夫婦果然歸廬，炊起煙來，將粟烹好，奉母食後，夫婦同食。食已，七竅自付：「不去采薪，恐老嫗難容。」遂持斧爬上山巔，奮力將薪砍齊束妥，荷之而返。珠蓮忙忙促促，亦汲水而回。老嫗喜曰：「爾夫婦今日發了憤志，待吾烹一山豚與爾食之。」言罷入內。七竅暗喜，私謂珠蓮曰：「想吾夫婦在部衙時，每食必有珍饈，還嫌廚人烹調弗善。自出衙外，不惟珍饈不得，即粗粟亦未嘗飽。早知福享在前，今受困窮，胡不當初學食粗糲，以免今日如斯作難也？茲承老母賞烹山豚，夫婦食之，亦潤一潤肚腸，看此擔荷之力稍增長否？」剛言至是，老嫗出，向七竅夫婦曰：「山豚之肉，毛不可去，去則味不鮮矣。」遂將山豚一個，毛深寸許，也不洗潔，拋入鼎中，炊火烹之。約煮片時，提出碎割，尚有鮮血流於肉上。碎畢，裝在盂內，呼七竅夫婦同餐。二人見此情形，停箸不食。老嫗詈曰：「爾夫婦不食，未必嫌吾不潔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兒不敢嫌，因受風寒，心不欲耳。」老嫗曰：「七竅既受風寒，珠蓮又胡不食？」珠蓮無言可對，勉強舉箸。將近口角，臭氣難掩，出而嘔吐。老嫗大怒，扭髮擊之。珠蓮大哭呼饒，老嫗不捨，愈擊愈力，擊得血流滿面，尚不肯休。七竅是時雖甚忿恨，奈不敢出諸其口。老嫗曰：「吾見七竅面帶悲忿之色，殆欲順妻逆母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兒不敢存是心矣。」老嫗曰：「爾毋誑吾，吾知爾念抱不平，幾欲出之於口者，以畏老身故也。吾且捨爾妻而擊爾焉。」將當珠蓮捨卻，扭著七竅，與擊珠蓮無異。七竅受擊，亦如珠蓮之呼救不止。少頃擊畢，老嫗定息，指珠蓮而言曰：「吾為擊爾夫婦，腹已饑矣。爾可將粟速速烹來！」珠蓮不敢違，忍著痛楚，來至廚下，烹而餉之。老嫗食訖，又大聲詈曰：「吾先無兒媳，倒還不憂不慮，快快活活。自爾夫婦投吾膝下，只意卸卸重累，福享清閒。豈料有媳有兒，更添一番憂氣。」詈罷大哭，哭罷又罵。珠蓮、七竅實難過日，夫婦計議，乘夜他逃。走到前宵尋死之地，心恐鬼物又至，轉向西行。行約里餘，耳聽虎嘯狼號，聲震山谷，夫婦駭甚，暗暗坐於老柳樹下，以待天曉，然後尋一無虎狼處以逃之。未幾，啟明星出，天已發白。七竅謂珠蓮曰：「吾來婦不趁此逃，恐老嫗尋來，難免受苦。」珠蓮曰：「東西南北不知所向，將何逃乎？」七竅曰：「逃出荒涼，訪問途程，仍回都中，方可保全性命。不然，必為老嫗擊斃矣。」珠蓮曰：「如是，須急行之。」言猶未已，倏見腥風大起，敗葉飛揚，四五虎狼，竟投柳下。二人魂不附體，將身一縮，隱入蓬蒿。虎狼到斯，若為未視也者。夫婦見此心乃稍適，暗想：「不過片刻，彼必他游。」殊知虎狼備於行走，反繞柳而臥。足足臥到午刻，其虎始去。

狼睹虎去，亦尾之行。

夫婦見之，心甚暮之。方欲走出蓬蒿，老嫗又至。東張西望，有如捕鼠之貓，口裡喃喃，不住罵曰：「老嫗今日將爾尋得，誓必擊死，以免淘神。」七竅暗謂珠蓮曰：「物類虎狼剛去，人中虎狼又至矣，可奈何？」珠蓮曰：「吾與爾身毫勿動，彼尋不著，自然歸廬。」不料老嫗尋覓之力倦，低聲言曰：「吾力餒矣，且在此地暫為歇息。」遂背老柳，向前面坐下。七竅夫婦五內戰懼，欲行不可，欲退不能，只得屏息蓬蒿中，弗敢稍動。老嫗坐已，又從而罵曰：「爾夫婦如是頑梗，尋得後，即不擊斃，必送與人，自茲以後，決不要爾矣。」罵甫畢，又來一老嫗，見柳下嫗而言曰：「張老姥來此胡為？」老嫗曰：「李母不知，吾家老叟於石縫內救得夫婦二人，無所依歸，拜吾二老為父母。吾叟好善，往朝南海未回。不意二人不依吾教，累累作梗，心甚歉然。」李嫗曰：「自己兒媳，須好教之。」張嫗曰：「今而知禽獸至蠢，皆易於教者，其難教者，莫過乎人也。試如嫗言。吾若尋著，驅之異地，斷不使再處吾廬。但不知二人逃於何所？」李嫗以手指曰：「爾所背之老柳腳下蓬蒿深處者，非耶？」張嫗掉頭視之，果見七竅、珠蓮犬臥於是。嫗氣極，解下腰帶，束二人手，拉回廬中，仍然弔於樹枝，鞭抽不已。七竅夫婦號泣求饒，李嫗勸慰數番，張嫗之怒始解。

夫婦得釋，拜了張嫗不擊之德，又拜李嫗勸解之恩。拜罷，張嫗曰：「李母慈良可喜，吾將爾夫婦送彼為兒媳焉。」李嫗曰：「人生在世，貴有兒媳以奉事。世之無子者，或祈神拜佛，或另娶小星，無非求一繼起人兒，以綿祖宗血食。爾二老生平無出，值茲晚景，忽得此佳兒佳媳，何幸如之？」張嫗曰：「吾前無兒媳，常怨己何不幸而乏嗣，人何多福而有子。乃聞之有子者言：『兒婦為冤孽，不若無子無媳，尚得清閒。』吾暗思之，胡以吾所喜者，為人所惡；人所喜者，為吾所惡？皆以未有兒媳，故不知其情也。今而受茲憂氣，始知有子不若乎無。爾如欲焉，願以相贈。」李嫗笑曰：「汝能捨耶？」張嫗曰：「吾實不願也。」李嫗曰：「既承爾贈，吾將導歸吾廬矣。」遂謂七竅夫婦曰：「爾願隨吾否？」二人曰：「願。」李嫗曰：「如願，可拜謝張嫗。」夫婦諾，拜謝張嫗後，即隨李嫗去。

李嫗舉動儒雅，不善發言。二人在途，竊自喜曰：「此嫗慈善，吾夫婦可過日矣。」行不數里，已至其宅。極目視之，雖係茅草結成？較計張嫗所居，稍為寬敞。夫婦入，拜了李嫗，認為慈親。前數朝煮粟烹茶，李嫗隨彼二人，從不亂罵一語。

七竅夫婦暗暗告天曰：「幸得神明默佑，得此慈母，俾吾夫婦出於陷阱，而登坦平。如獲歸都，吾必列牲以謝。」夫婦自此嬉戲寬閒，不似張嫗室中無所措其手足。他日，李嫗身坐堂上，呼出七竅夫婦，低聲告曰：「廚內之薪已無幾矣。爾夫婦可於明日一同上山，採集歸來，以備後用。」夫婦欣然，果於次日同攜斧去，採得薪歸。李嫗笑謂之曰：「人生宜勤儉，勤儉，持家根本。如奢華懶惰，必受困苦。這是一定之理。爾夫婦既為老身子媳，吾言當敬聽之。」七竅曰：「母言金石，敢有不遵？」孰意李嫗自吩咐後，無復再言。

七竅、珠蓮久久怠玩不堪，李嫗又呼入堂中，重新教導。

二人以嫗甚慈善，毫無畏懼，反鬥口四舌焉。李嫗曰：「爾夫婦以吾慈善，不若張嫗之嚴厲為可畏耶？若不施點威風，必不知老身厲害。」是夜，突將夫婦束捆在地，持刀碎割其肉。割一次，則哀聲大喊，有如豕鳴。李嫗笑笑嬉嬉向夫婦而言曰：「老身將爾懶筋抽盡，自能勤以操家矣。」可憐七竅夫婦受割此遭，遍體生紅，衣不能服。不知李嫗從又如何待法？自有下落焉。